

求索 外语学术研究系列·文学理论批评与实践丛书



似是故人来

——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20世纪英美文学

石 坚 王 欣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求索 外语学术研究系列·文学理论批评与实践丛书



似是故人来

——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20世纪英美文学

石 坚 王 欣 著

重庆大学 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全面梳理了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的脉络,介绍了新历史主义视角下,文学与历史,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历史语境,以及历史主义的关系;追溯了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渊源,阐述了新历史主义实践的几条假设,并以实例讲解如何从新历史主义的视角阅读文本。本书还集中讨论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关键词,以及新历史主义与文艺复兴研究,并对这种批评实践的弊端进行了探讨。最后,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些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范本和代表性的英文资料,包括新历史主义的文本解读和理论讨论,以满足读者要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似是故人来——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 20 世纪英美文学/
石坚,王欣著.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7
(求索外国文学理论批评与实践丛书)
ISBN 978-7-5624-4504-3

I. 似… II. ①石…②王… III. ①文学研究—英国—20
世纪②文学研究—美国—20 世纪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1233 号

似是故人来

——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 20 世纪英美文学

石 坚 王 欣 著

责任编辑:杨 琪 版式设计:杨 琪

责任校对:邹 忌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 174 号重庆大学(A 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市场营销部)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1.25 字数:312 千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7-5624-4504-3 定价:25.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序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文化批评实践,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这种批评流派的代表人,斯蒂芬·格林布赖特(Stephen Greenblatt)在《文类》(*Genre*)上发表的“文艺复兴时期权力的形式和形式的权力”(The Forms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Forms in the Renaissance)一文中,提出了“新历史主义批评”这一术语,并很快成为了这一批评实践的代名词。一时之间,各种沿用文本的历史指涉、探讨文学和历史关系的文章相继发表。人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历史主义的回归,因而对这种批评实践,颇有种对待“故人”的熟悉和亲切。

历史主义产生于18世纪的末期,从词源上看,历史主义一词的英文是 historicism 或 historism,这两个词均源自德文 historismus 一词。历史主义是浪漫主义思潮的伴生物,具有明显的反思辨的特色。历史主义“把每个人、每个事件、每个国家、每个时代当作独特的个体。而每个个体都有别于其他的个体的特征,但它们也有共同特征。”¹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将历史研究从自然法则、实用主义和知识主义中解放,从而带给了人类生活的新观念。18世纪初,维柯(Giambattista Vico)在《新科学》(*New Science*)一书中就指出,人类史区别于自然史,因为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不是创造自然。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心智、意志和行为,不同于自然研究。维柯之后,历史学家兰克(Von Ranke)、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以及20世纪的思想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等都阐述过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他们看来,历史与文化科学有别于自然科学。如果历史研究一味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归纳历史模式,并将所得出的规律运用于某

¹ (英)汤因比等著《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张文杰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译文集序,第6页。

个特定时代或个别人物,这种做法都意味着对历史的僵化。历史主义认为,由于认识、理解和解释都是在特定时代中进行的主观过程,这种认识以及结论都同历史和文化有密切联系。

因此,历史主义的第一个特点是坚持看待事物必须放在历史背景中,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人类的思想体系、各种现象、各类艺术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历史主义的第二个特点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中表现得很明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所有的人类行为、时间和知识,都不是自然的或天生的,而是一种文化生产和再生产,带有意识形态的烙印。历史主义的第三个特点在于其认识论的观点。既然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和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和信仰,历史学家怎样才能“了解”过去?每一个历史学家的阐释都受到自身世界观的限制,那么再现和移情(empathetic)作用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狄尔泰等人提出了历史解释中“体验”等主观性的重要性。

文学批评中的历史主义表现为文学和历史的对应关系。批评家认为文学与历史之间是前景与背景的关系。历史背景构成了文学创作的素材,也帮助了对该文本的理解。而对应于历史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文学批评出现了阶级分析和社会分析。我们在前苏联的文本批评中很容易看到这种影响。而第三种历史主义认识论上的困境,一方面引起了美学上的形式主义的思考,另一方面表现为文本的文化和社会决定论。前者否认文本形成中历史的建构作用,而后者则将重点放到了作者意图上,竭力寻找作者的原意以解读文本。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认识要么机械地理解运用历史主义,要么试图割裂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事实上,20世纪出现的俄国形式主义、北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等都具有反历史(ahistorical)的特征。尽管这样,历史主义在这几种文学批评理论中还是隐性在场的。在这些理论的思想核心或反对对象上仍可以见到历史主义的影响。但新历史主义的血缘中却并非秉承了历史主义思想,人们看到的这位新君并非“故人”,而是文学理论中新的生力军。我们从时间的角度看,新历史主义出现在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之

后,因此,在文学批评的领域,新历史主义是对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反拨。而从理论基础和思想方法上看,新历史主义虽然强调恢复文本解读中的历史维度,但它认为历史和文学都具有文本性,文学文本只是文化网络中的一种话语,和其他政治、经济、宗教和历史领域存在对话关系。可见,新历史主义并非是历史主义的回归,而是带有后现代思潮的特点。

新历史主义者解构了历史与文学的二元对立关系,将二者置之于大的符号系统内,其研究方法带有后结构主义的特征。文本成为一种相关的现象,它的意义是一个差异和相似的系统的结果。对相似的重视造成了传统的历史的连续性。在文学历史上,影响力、风格、阶段等关键词都带有这种连续的印记。然而,福柯认为,这种对历史连续性的重视假定了所有历史差异最终都能在相似的范围被理解。新历史主义受到福柯的影响,对差异的重视胜过对相似的重视,换句话说,对历史断裂的重视胜过对连续性的重视。以小说为例,小说的兴起常常被人们理解为从浪漫史时期“发展”或“进化”而来的散文体叙述。伊万·瓦特《小说的兴起》就描述了一种连续化的概念。新历史主义却认为,小说的写作不是为了表达某种“理念”(如个人主义),而是写作和话语交换新形式的结果。作为文本的新形式,小说是随着具体的物质的实践而产生的。它生产出新的对象,如个人生活;传播的方式不再是公开演出,而是私人的消费。小说成为新的关系的集合,或者说,成为一种话语实践。因此,对小说的研究就必须注重这种文体是如何承载特定时期的社会能量,如何同其他话语领域协商交换,以进入物质生产流通领域的。

新历史主义的出现很快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紧接着格林布赖特等人又推出了新历史主义的代表刊物《表征》(*Representations*)。“表征”代表了70年代末理论界的种种反思,它拒绝基于反映论的再现说;也反对宣扬文本自为世界的新批评以及由此而来的文本道德功能说。这个词复数的形式暗示新历史主义阐释的多元性。那么,新历史主义是如何解读文本,如何批评实践的呢?具体而言,新历史主义的主张是:

1. 新历史主义者致力于大范围地检查不同的文本以便在对权力关系的思考中揭示这些文本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2. 他们认为文学文本和其他文本及形式是不可分的，同时与文本所嵌入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也是不可分离的；

3. 他们都认为文学和其他书面的材料一样，引起对政府的颠覆的可能只是为了容纳，和使颠覆变得安全；

4. 所有新历史主义的分析普遍的做法是研究同一时代的一定范围的文本，以假设，或争辩，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权力模式。¹

从上面几点可以看出，新历史主义批评实践认为文学文本和各种文件、记录都处于相同的交流层中，并没有任何精英式的“特权”，文学是一种物质实践，是通过各种生产方式，包括写作、消费、阅读等制造其意义的作品。因此，新历史主义阅读选用了大量不同的文本，并在审查文本的阅读和表演的同时，挑选与之相连的历史事件，从而印证这些材料背后他们所假定的权力斗争。新历史主义的阅读因此成为跨学科的“泛读”，在一个大的文化表征的系统内，文学与其他社会学科（或机构、话语）一起（借用新历史主义的术语，同谋），参与了对社会秩序的维持，但同时也隐藏着反对和颠覆的力量。新历史主义研究发现，权力不是一种负面的力量，一种对其他集团或代表的否认，对其他阶层的压制，而是具有积极性的一种力量。它具有生产性，可操作性，存在于任何差异性的关系中。权力运作在强化统治的同时，主导话语滋生了针对自己的颠覆力量。但由于这种颠覆力量始终处于主导话语的规则体系之内，它通常总是被容纳，也就是说，这种权力结构内的颠覆最终会遏制自身，主导话语将重新指引这种颠覆力量回归到权力话语的程序和惯例中去。

以吉尔曼的《黄色墙纸》为例，故事表现了叙述者作为病人和她医生丈夫所代表的医学话语之间的冲突。新历史主义者的分析是去检查与之相关的话语和社会实践，解析故事怎样参与了一种对待

1 John Brannigan. "History,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literary artifact: New Historicism", in Julian Wolfreys, ed., *Introducing Literary Theories: A Guide and Glossary*, Qingdao: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74.

疾病和疯狂的共谋。故事结尾叙述者虽然宣称她的丈夫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但却显示了权力如何从外部监视到叙述者自身的屈服。因为谵妄必须通过逻辑才能表达,疯狂只能依靠理性才能判断。尽管叙述者反抗她的丈夫和小姑的监视,但她的叙述实际演示了她自己对墙纸后的女人的监视,直到她变成了那个女人的化身。她最后的自我封闭实际上是默认了精神病院的归训。新历史主义对叙述者话语的分析表明了疯狂已经为理性决定。疯狂作为理性的他者,使理性的存在成为可能,所以每一次疯狂的再现都发生在理性的语言中。吉尔曼的故事看起来是从疯狂的角度再现了它,并试图威胁颠覆理性,但事实上却复制了理性控制疯狂的语言和结构。

新历史主义聚焦于表征是为了拒绝接受历史主义“单一逻辑的”(monological)的视野,拒绝承认文化是一种单一的特定的客体。文化的生产也是一个自我创造的过程。尽管在早期的新历史主义的实践中这种权力的建构和交换常常聚焦于文学文本和第二手的历史资料之间,但很快它就涉及到了“同一历史时期许多主要文本间有意义的对话的建构,包括操作指南、刑法文件、旅行日志,也包括经典文学文本。”¹在作品进入流通过程之后,作为主体的机构会将其中的某些社会实践放大,会对其中的某些要素加以强调,以突出代表自己利益的社会能量。经典的建构就是在这种交换和协商中完成的。莎士比亚的作品并非一开始就代表了人类智慧的精华,而是在表演和批评的历史中,在今人与古人的不断对话中,经过社会主要机构的接受和生产,如大学课堂、剧院、出版社、艺术组织等的讲解、表演、出版、讨论等交换形式,而塑造了其合法性,确定了其经典的地位。

然而,新历史主义并没有系统的理论宗旨,我们在谈到这种批评时,更多的是指一种批评实践。1989年维瑟(H. Aram Veese)编撰《新历史主义论文集》的时候,曾经归纳了几条新历史主义共有的假设,粗略划分了它的研究领域。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批评实践,

1 John Brannigan. *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8. p. 11.

我们可以参考新历史主义的这几个特点：¹

1. 新历史主义者们把文化视作一个符号系统,一个符号的网络;
2. 因此,他们抵抗学科的霸权,在跨学科中找到一种产生新知识的重要方法;
3. 他们坚持认为历史既是过去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是那些事件的陈述(一个故事),历史真理源自对那讲述的故事的充分程度的评论反映;
4. 所以,历史最初是一种话语,这并不否定它们是真实的事件;
5. 典型的新历史主义阅读的步骤是从一件有震撼力的事件或轶事开始,其效果在于引起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怀疑或是讲明某一段历史时期(例如文艺复兴时期)描述的本质。轶事还可以吸引注意力并提供格林布赖特所说的“真实的接触(the touch of the real)”。²
6. 新历史主义者坚决怀疑对文化或历史时期的统一的、整体的描述,坚持认为有无数的伊丽莎白的世界观,但没有一幅整体伊丽莎白的世界图志。这种统一的神话典型的是创造出来为当前的一种特别兴趣服务的,如渴望一个金色的过去,即尼采所谓“怀古式历史(antiquarian history)”。
7. 因为不可能超越一个人自身的历史时代,所以所有的历史(histories)在被建构的当前上具有历史偶然性。
8. 新历史主义暗含了对形式主义(或“新批评”)的批评,后者视文学客体为与历史无关的图像。对文学和历史关系的重新检视成为新历史主义者优先考虑的事情。
9. 正如将文学文本视为与其作者和读者隔开的客体的这种说法不再可靠一样,将过去视为与文本再造分隔开的东西的这种说法也是不成其可能。
10. 文学学生将历史视为文字图像艺术的可分开的背景的这种说法也没根据。文学和历史是相互覆盖的。

作为一种批评实践,新历史主义帮助我们重新建立起历史和文

1 Michael Payne. ed., *The Greenblatt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 3.

2 格林布赖特在“真实的接触”中提到,“我们要在我们的文论中恢复对现实的确信,不丧失文学权力去逃避或规避琐事,不放弃细小的世故的理解,即任何文本可以依靠身体和声音的缺席而再现,我们要感触真实,用那种早期人们需要接触超验的方式。”Stephen Greenblatt, “The touch of the Real”, in Catherine Gallagher and Stephen Greenblatt. *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 20.

学的联系,审视历史和文学怎样相互塑造,文学文本如何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与其他文本交流,参与建构了那个社会的权力关系。采用新历史主义的批评策略,我们可以发现文学是如何参与塑造了特定时期的主导意识形态,如何塑造了自我;而作为读者的我们,则可以借助新历史主义阅读而重新考察文学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性别压迫、奴隶制、疯狂和犯罪之间的关系,并为它们之间的“共谋”而“惊叹(wonder)”。¹格林布赖特说,“我开始于与死者对话的愿望。”与过去的对话并非是轻松随意的,它需要不断地追问、不断地反思,但这却是每个人的需要。也许,只有在这种永恒的探索和追问的过程之中,我们才能更加明白所处的社会和我们自己。

为了使读者对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实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将本书划分为四个部分,共五章。第一章主要介绍新历史主义视野下,文学与历史,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历史语境,以及历史主义的关系;第二章追溯了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渊源,解释了新历史主义实践的几条假设,并以格林布赖特的“权力的即兴操作”为例,展示了新历史主义如何阅读文本;第三章主要集中讨论新历史主义所使用的关键词,以及新历史主义与文艺复兴研究,最后对这种批评实践的弊端进行了探讨。第四章主要是为读者提供一些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范本。新历史主义对一些经典的现当代英美小说,包括《黑暗的心》、《黄色的墙纸》、《死者》等作品的解读,阐释了新历史主义使用的批评视角和方法;而第五章为了方便能直接阅读英语原文的读者,我们选用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英文资料,包括新历史主义的文本解读和理论讨论,以满足读者要求。在这部书的具体分工上,石坚负责撰写序言、第一章、第四章和第五章的介绍以及全书的审校;王欣担任第二章和第三章的撰写和书中的翻译工作。西南财经大学 MBA 中心的张劲松老师提供了部分经济术语解释和文献翻译。

1 Stephen Greenblatt. "Resonance and Wonder", in Kiernan Ryan, ed. *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A Reader*. Arnold, 1996. 惊叹标志着文化的偶然性,指那些偶然的、他者的、陌生的、具体的历史事件。

在这本书的编撰过程中,我们得到了重庆大学出版社的鼎力相助,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也给予了我们宽松的工作条件,各位同事的支持和鼓励是完成这部书的前提之一。另外,感谢香港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它为王欣提供的访问项目使我们能较全面地收集相关资料。两位作者也希望借此机会感谢他们的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关心和帮助,我们很难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本书的写作、编撰工作。

谨将这本书奉献给热爱西方文论和英美文学的研究者。由于编撰者水平有限,有不足之处,还望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石 坚

2008年元月于川大花园

目 录

第一章 新历史主义简介	(1)
第一节 文学与历史	(1)
第二节 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	(5)
第三节 新历史主义与历史主义	(9)
第四节 新历史主义简介	(15)
第二章 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渊源、假设与主张	(20)
第一节 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渊源	(20)
第二节 新历史主义批评实践的假设	(27)
第三节 新历史主义的实践:格林布赖特“权力的即兴操作” 的解读	(34)
第三章 新历史主义关键词释义	(43)
第一节 新历史主义社会能量说与主体建构论	(43)
第二节 新历史主义的政治维度:权力、颠覆、含纳	(50)
第三节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批评	(58)
第四章 新历史主义批评实践	(63)
第一节 “在一条黑色、不可理喻的疯狂般激动的河岸”: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66)
第二节 制造主体:对《黄色的墙纸》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86)
第三节 《死者》中鲜活的历史	(96)
第四节 家庭小说的政治:狄更斯,萨克雷和勃朗特姐妹	(110)
第五节 差异重复与自我塑造:福克纳、沃尔夫、沃伦和泰特 作品中的历史意识	(121)

第五章 新历史主义批评与文本解读(英文)	(130)
Re-visioning the Restoration: Or, How to Stop Obscuring Early Women Writers	(134)
The Construction of Privacy in and Around <i>The Bostonians</i>	(155)
Trivial Pursuits: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Ambiguity in <i>The Turn of the Screw</i>	(192)
Sentimental Power: <i>Uncle Tom's Cabin</i> and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History	(229)
Eruptions of Funk: Historicising Toni Morrison	(264)
Historicizing Greenblatt's "containment": the Cold War, Funct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Social Pathology	(286)
Academic Exchange: Text,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Identities in Contemporary Renaissance Criticism	(314)
参考文献	(340)

第一章

新历史主义简介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但早在1969年皮尔斯(Roy Harvey Pearce)所著的《历史主义重来》(*Historicism Once More*),以及1972年莫瑞斯(Wesley Morris)所著的《走向一种新历史主义》(*Toward a New Historicism*)中,就似乎已经预示了一种新的批评视野。1982年,斯蒂芬·格林布赖特(Stephen Greenblatt)在《文类》(*Genre*)上发表的“文艺复兴时期权力的形式和形式的权力”(The Forms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Forms in the Renaissance)一文中,提出了“新历史主义批评”这一术语,并很快成为了这一批评实践的代名词。新历史主义旨在恢复文学评论中的历史维度,准确地说,新历史主义不仅是对文学批评中历史主义的反驳,而且是对形式主义、新批评等强调文学本体论的拨正。蒙特罗斯(Louis Montrose)指出,新历史主义新在“它拒绝文学与历史的传统分解,文本与语境的区分,新在拒绝传统的具有特权的个体——无论是作者还是文本——与一个‘外部’世界的对立。”¹如果新历史主义是对传统二元对立的文学和历史观点的反拨,那么,它将如何厘清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如何看待文学文本和历史?或是文本自为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界线?新历史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区别何在?这些问题,引发了我们对新历史主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的思索。

第一节 | 文学与历史

按照雷蒙德·威廉姆斯的《关键词》所公布的词源研究结果,英语中的历史“history”一词衍生于法语的“histoire”,拉丁语的“histo-

¹ H. Aram Veesser, ed. *The New Historicis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9. p. 18.

ria”,和希腊语的“istoria”,其最初含义是询问或调查,后来延伸为“作为询问结果而获取的知识”。《英国大英百科全书》这样解释道,“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的研究和描述。”从第一层意思看,历史是真实事件的构筑,历史研究是一种经验性的、实证的科学。而第二层意思则与历史分析哲学相联。历史,作为对过去事件的记录和再现,其真实性和对真理的追求与现实主义文学中再现论、摹仿论不谋而合。对过去的摹写,是为了认识和理解生活。这就要求再现必须是真实准确的。威廉·狄尔泰认为,“再现的成功在于:一个经历的一些片断确实非常完整,以致我们认为观看到一个连续而成的全貌。”¹历史主义这种再现观让我们回顾过去的同时也假设了一个稳定、完整、清晰的社会全貌。

对应于这种统一的历史观,文学的传统定义是对人生、社会、历史阶段的摹仿和再现。塞尔登在《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中曾将这种再现划分为六种:一是对自然客体和社会生活的自然主义式的精确再现;二是对自然和人类激情的一般性再现;三是对主体感受到的自然和人性的一般性再现;四是再现自然和心灵中固有的理想形式,属于德国浪漫主义的传统;五是再现那些超验的理式,也就是新柏拉图主义式的再现;六是再现独立于现实之外的那个自为的艺术世界,实质上是一种唯美主义式的再现。塞尔登认为,前三种再现属于亚里士多德唯物主义的模仿体系,而后三种“再现”则属于柏拉图唯心主义的模仿体系。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角度出发,文学都指涉着真实(truth),即事件的可信性,背景的可靠性,发展的合理性或是人性的普遍性。²

对应于这种再现观,文学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批评认为,文学与历史之间是前景与背景的关系。既然文学作品是对社会环境或人

1 (德)威廉·狄尔泰“对他人及其生活表现的理解”,见于(英)汤因比等著《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2 (英)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

类心灵的反映,那么批评家只要找出两者的联系,通过对文学所指涉的历史进行调查研究,就能理解文学作品,或找到其中的意义。然而,无论是将文学文本前置于历史背景中,或将历史作为一系列文本之外的事实,都受到了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诟病。新批评主张文学文本自治化,反对实证主义只注重作家个人生平、心理和社会环境的批评方式;也反对浪漫主义热衷对作家灵感、激情、想象和个性等的研究。他们强调文学文本本身的研究,强调普适的、整体的美学价值和道德观。换言之,新批评认为,既然文学具有独立自主的本体地位,而历史由于具有特殊时间与地点的限制,就应该排除在文学内部因素及普遍规律之外。将虚构人物和故事文本同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一一对应,是批评家所犯的“历史谬误”(historical fallacy)。

文学与历史的联系再次受到批评家重视的时候,历史与文学概念的外延都产生了变化。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极大地影响了1960和70年代对历史的写作。取而代之对社会精英的研究,历史学开始对大众行为产生兴趣,历史研究也倾向于一种分析性的模式。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历史的线性发展受到质疑。后现代叙事怀疑历史的连续性,发展性和进步性,普斯特(Mark Poster)曾将后现代历史观描绘为“一种以理解的形式来控制 and 驯化过去的方式”。¹ 问题在于,历史学家以及历史现实主义作家虽然得到了对过去的控制,自身却没有置于问题中。稳妥沉静的过去暗示着当前发展的方向,问题的缺乏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遮蔽。因而新历史主义者的工作是恢复观察者与其对象之间的距离。对他们而言,过去与现在之间并非一种连贯、因果、或进步发展的关系。尽管历史主义将过去视为一种单一话语的(monological),有着固定秩序的体系;但新历史主义者却认为过去是由多样信仰、价值等组成的,是矛盾和斗争的权力所在。因此,过去与现在并非能安享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而是充满断裂和距离。这种距离需要解释和协商,而不是逃避或忽略。新历史主义者对过去的兴趣都源自对现在的政治压力所进行的解释的

1 Petter Lambert and Phillipp Schofield. eds. *Making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Practices of a Disciplin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164.

实践。因此,他们主张积极地重写过去,而不是被动地反映。比如,新历史主义者对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关注,就出于对艺术和权力、文本和历史、审美和意识形态之间问题的兴趣。在《一报还一报》(*Measure for Measure*)中,新历史主义者将公爵原谅安吉洛(Angelo)的最后一幕解释为“真实”世界中统治者权力展示的重复,既表现了戏剧借用了现实的材料,也可以理解为对权力依靠观的反映,而观众的这种观看表现了“现实”可以作为另一种表演的模式被显示。

另一方面,一个世纪前,由于历史被认为是文学之外的真实,它的精确或权威,决定了我们在语言、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对过去时期的理解和阐释的正确。然而,无论是历史学界还是文学学界的语言转向,都使批评家对历史的真理(truth)产生了怀疑。索绪尔(F. de Saussure)暗示,语言之外没有更确定的地方(No sure place beyond language to draw from.)。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甚至宣称“文本之外无他物。”历史因此被去掉了权威,它与其说是史实的堆积,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叙事性的话语,因此并不能保证对其他话语,包括文学的阅读。美国新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所著述的《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1973)中,提出了历史叙事的概念,并在西方史学界和文学批评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他看来,历史不是事实的重复,而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¹这种历史叙事的观点,跨越了史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的界限,在历史与文学之间找到了相同点。

海登·怀特将历史修撰分为五个重要方面:(1)编年史;(2)故事;(3)情节编排模式;(4)论证模式;(5)意识形态含义的模式。“编年史”是对原始素材的编排、选择、使过去的事件具有意义;而“故事”通过对这些事件的组织,使其具有开始、发展和结局,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情节编排模式”则借用了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在《批评的剖析》中的模型,即罗曼司、悲剧、喜剧和讽刺,分析了历史学家对史实解释的方式。“论证模式”包括形式论证、有机论、机械论和语境论。“意识形态论”则表明无论是情节编

1 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页。